1

各位觀眾大家好:

今天因緣非常殊勝。陳彩瓊居士從美國來到我們現場。她是達 拉斯佛教會的護法。剛才她告訴我,現在才真正體會到護法的工作 很不容易做!這一個題目,過去我也曾經說過,難得她今天到現場 ,我們利用這個機會,再將這一樁事情,做一個研究討論。弘護是 釋迦牟尼佛以及歷代的高僧大德自己修學、教化眾生的一個樞紐。 換句話說,天賦再好,如果沒有助緣,實在講是很難有成就的,世 、出世間法都不例外,我們可以從歷史上得到正確的答案。在佛法 裡面講,釋迦牟尼佛當年在世,如果沒有那麼多的國王、大臣、大 富長者的極力護持,他的理想再好,幫助一切眾生的方法再妥善, 也沒有法子發揮,所以護持的功德,實在是不可思議。

佛法從後漢初期傳到中國,也是得到帝王、大臣的擁護,所以才能夠很順利的在中國推展,成為中國文化的一環。我們應當感激歷代這些護法的大德們。諺語常說:「同行相嫉」,這是事實,古今中外都不能夠避免。釋迦牟尼佛當年在世,印度一些宗教家們在民間傳道,佛經上所記載的,知名的就有九十六種之多。而世尊也是到處講經說法,自自然然引起他們的嫉妒。這些嫉妒的人想盡方法來破壞,而僧團裡面也有一些不聽話的學生,叫做六群比丘,專門搗蛋的。也許同修們會聯想到,釋迦牟尼佛有圓滿的智慧,有善巧方便,為什麼還會收這一些惹事生非的出家弟子呢?如果世尊對他們的根底都看不出來,那麼釋迦牟尼佛的能力還是很有限。我們看到這個情形,必然會有這些聯想,可是事實不然。

我們明瞭諸佛菩薩示現在這個世間,最重要的目的,就是給一

歷代這些高僧大德們,他們之所以能成就,都是得力於衷心的護持。這些護法的大德們,他們有智慧、有眼光、有毅力、有決心,縱然遇到許許多多的挫折、阻撓,他也不會退心。這樣的護持才能成就。在佛教史裡面,禪宗六祖惠能大師的歷史,知道的人很多。在壇經第一篇就敘說得很明瞭。當年五祖忍和尚傳法給他,引起大眾不服,不但要把衣缽奪回,甚至於還要陷害於他。五祖瞭解這個事實,所以在半夜叫他離開,叫他逃避。他逃到嶺南,隱藏在獵人隊裡面,時間居然有十五年之久。十五年之後,大家把傳衣缽的事情淡忘掉了,於是他才出現。出現之後,因緣殊勝,得到南方的出家大德印宗法師的護持。我們常說「同行相嫉」,同行不嫉妒,而來幫助護持的,非常的希有,在歷史上很少看到。我們細心去觀察,惠能的成就就是印宗法師的成就,這是不可以否認的。如果沒有印宗法師的護持,能大師雖然有智慧、有善巧,也沒有機會去發

揮。這是得力於出家人的護持。

我們再看世間法裡面,大家都知道管仲這個人了不起,「九合諸侯,一匡天下」,他的事功永遠被後世人讚美。他怎麼成就呢?得力於鮑叔牙。管仲對於這個朋友永遠不忘記,說:「生我者父母,知我者鮑叔」。鮑叔牙知道他有智慧、有能力,特別舉薦於國君,他才能夠展開他的抱負,濟世救民。也是得力於護法。這些事在歷史上不多見。我們想想,歷代人才有沒有呢?不能說人才沒有,代代都有人才,世、出世法裡面不乏人才。但是缺乏護持的人,縱然是天才也會凋零,也會沒落。

達摩到中國來,得不到人護持,得不到護法,只好在少林寺面 壁九年,遇到慧可大師,把法傳給慧可。慧可一生也沒有遇到得力 的護持人,所以代代單傳。這算是相當幸運。確確實實有許多大德 一生當中沒有人護持,也找不到一個傳人。這個事情,每一個朝代 都有,這是非常遺憾的一樁事情。晚近世風日下,真正發心成就下 一代,成就年輕人的更希有了、更難得了。

我們生活在台灣這個地區也倍受艱苦,總算得三寶的加持,我們遇到殊勝的因緣,才有今天這一點成就。佛法在社會,數百年來,可以說從清朝中葉以後,佛法加速度的變質。為社會有識之士,今天所講知識份子所輕視,這不能怪人。我們今天佛法寺院、庵堂,出家二眾所表現出來的形像,怎麼能叫這些知識份子敬仰?所以過失不在他們,在我們自己本身。我們表現出來的,確確實實是迷信。你能說佛教不迷信嗎?佛教不消極嗎?這是表現出來就是這個樣子。真正要護持,那是有高度的智慧,不是普通人。

我在年輕的時候,作學生的時代,曾經接觸過基督教,接觸過 伊斯蘭教。我對他們的教義,略略的懂得一點。但是對於佛教則一 無所知。從來沒有聽說寺院裡有講經的,沒聽說過。到以後我們才 曉得,有幾位講經的法師,都是在大都會。小的城市、農村裡頭,那就更不必說了。可是基督教的教堂,無論在任何偏僻地方,牧師們都常常講經說道。我們聽聽,有的時候聽得蠻有道理,總覺得他們比佛教高明。佛教只有拜拜,只有燒香、念經、超度死人。好像與我們的生活,與活人不相干!這樣的東西怎麼能引起我們學習的興趣,怎麼能引起我們對它產生信心?

我自己對佛教的認識,是到台灣來之後,追隨方東美先生。我跟他學哲學,他老人家非常慈悲,給我做了一個系列的介紹。從西洋哲學介紹到中國哲學、印度哲學。等於給我講了一部哲學概論。最後一個單元,他給我講佛經哲學,使我非常訝異。佛經怎麼是哲學?他告訴我,佛經不但是哲學,是全世界最高的哲學。又給我說,修學佛法才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這一句話,打動了我要探討佛經的興趣。於是我就開始跑寺廟。當時在台北最著名的是善導寺,這裡面藏經,在那時候算是相當的豐富。當時佛教經典非常缺乏,市面上找不到。全台灣印經只有三個地方。台北有個台灣印經處,朱鏡宙老居士主持的,規模很小。在台中有一位陳叔居,在南部也有個書局,我一下忘記了。他們印的種類也少,數量也少,所以經書是很難得到。我們唯一的辦法,就是在寺院裡面,借大藏經來閱讀,遇到好的東西,自己抄寫。沒有像現在這麼普遍。所以方先生把佛法介紹給我。我的因緣可以說是相當殊勝。

接觸經典大概一個月的時間,有一個朋友介紹我認識章嘉大師,這是專門研究佛法的,是佛門的專家。我親近他老人家,得他老人家的指導,他也非常慈悲,跟方東美先生一樣。章嘉大師當時住在青田街八號,是一棟日本的洋房。我們也是每一個星期聚會一次,跟他研究討論,聽他的教誨。三年之後,章嘉大師圓寂了。我又經朱鏡宙老居士的介紹,認識了台中李炳南老居士。以後我對佛法

有相當的認識,我覺得這是一門好東西,應當要把它發揚光大,但 是沒有人去做。我不知道那就算了,既然知道了,如果不做,就覺 得良心對不起。所以我辭去了工作,發心奉獻這一生,專門從事於 這個工作。到台中親近李炳南老居士,我跟他十年,修學基礎奠定 了。

離開台中,繼續做我的修學弘法的工作。弘法剛剛開始了。這時候,正如過去李老師所說的,你弘護沒有成績,別人笑話你,那就無所謂了。如果你自己修行弘化能有一點成就了,嫉妒、障礙必然會來自四面八方,心裡不能沒有準備。以後真的我遇到困難。我自己的出家道場不能住。也是這個因素。台北市每一個道場,都不能接納我。在當時,居士界裡面,有黃一鳴居士,他是一個國大代表,曾經做過佛教會的秘書長。對於前一代的老法師都有私交。趙默林老居士非常熱心,到處想給我找一個掛單的地方、落腳的地方。他們是頗有信心。每一個寺廟走了一趟,處處碰壁,然後他們才覺悟了。來見我說:「法師!不是我原先想像的。難!太難太難了!」

我正在這時候,真正是走頭無路,逼著我只有兩條路可以選擇。一個把弘法利生的工作捨棄,去趕經懺,也去度亡魂,這個行!這是每一個寺院道場都歡迎,都能夠接納。第二條路呢?我又還俗,再去找工作,謀生!遭遇到這麼大的障難。在困境之中,我遇到韓鍈居士夫婦。他們是我的聽眾,北方人個性豪爽,知道我這個困難,他們打報不平。韓居士的家庭不富裕,收入也是很微薄,極度艱難困苦,他幫助我。他家裡還有兩間多餘的房間,讓我住在他家裡面。我為了這樁事情,到台中請示老師。老師說可以,這樣我才安心住在他們家裡。這一住就住了十七年。我脫離了僧團,過一種出家人非常的生活。苦不堪言!而他們一家護法,遭遇多方面的毀

謗、謠言,壓力沈重!一般人很難承受得了。所以我非常感激這一家人,他們能扛得下來。什麼樣的毀謗也不在乎,甚至於什麼樣的侮辱也不在乎。我們覺得這個事情是一樁好事,是應當要做的。

一直到六十八年,才有微薄的能力,在景美建一個小道場。民生大樓那邊買了一個單位,五十坪。這樣我們就有自己的一個講經的場所。在以前,他們夫妻兩個到處借地方、租地方,幫助我在講台上練習講經,一直沒有中斷過!古人常講:「拳不離手,曲不離口。」說明練習的重要。打拳的人天天要練拳,三個月不練拳,骨頭都僵硬了。唱歌的人、唱戲的人,每天要吊嗓子,幾個星期不練習,就唱不出來了。同樣的道理,發心講經說法,也要天天上講台。

過去李老師教導我們,縱然沒有機會天天上講台,一個星期至少要上講台一次。假如一個星期一次的機會都沒有,你必定生疏,必定退轉,到以後你的信心就沒有了。由此可知,講台練習這是成功之道。我得到韓居士一家的護持,使我講經的機會充分了,每一個星期至少有三次,有的時候到五次、六次之多。最多的,我記得大概有兩年的時間,我講台機會太多了。上午、下午、晚上,一個星期有三十多個小時。我很歡喜,我不會推辭,有這麼好的機會來練習,因緣無比的殊勝。

六十八年有這個因緣建立景美圖書館,以後逐漸逐漸擴充,才 有今天這樣一個場所。但是比起其他法師的道場,那我們是遜色太 多了。任何一個小廟,我們都不能跟它相比!我們的特色就是講經 說法、念佛共修,從來沒有中斷過。韓鍈居士全心全力護持我們三 十年,建立道場。有一些聽眾聽了之後生歡喜心,發心出家,於是 我們也組織了一個小僧團,這些成就都是韓居士護持的功德,很不 容易!如果沒有她全心全力的護持,沒有她堅定的意志抗拒一切外 來的毀謗、折磨,我們那有今天的成就?

她在今年三月五號往生,非常出乎我們意料之外。有許多認識她的人都非常驚訝。即使她在病中,她還是談笑風生,你看她活潑的態度,聽她音聲洪亮。至少她也能夠再活個二十年(就一般情況來看),沒想到她這麼早走了。她走的時候沒有痛苦。最近我聽了三重廖居士他父親往生的錄音帶,他做了一個詳細報告,非常殊勝。但是韓館長往生那個狀況,比他父親往生又殊勝太多了。她生病的期間沒有病容,走的時候沒有死相,面目如生,比生前還要好看,非常的希有!生病期間,我們也曾經見到不少的病人,病重的時候,都會見神見鬼,見到已經過世的家親眷屬,這種現象非常普遍。佛在《地藏菩薩本願經》裡面,有詳細的說明。那個現象不是好現象。韓館長往生,這些現象沒有,這是很希有、很希有的。

她兩次見佛。第一次是三月一號,三月一號晚上十點鐘,她見到阿彌陀佛來了,告訴我們阿彌陀佛來了。大約有三、四分鐘,有這麼長的時間。她告訴我們阿彌陀佛走了。我安慰她,阿彌陀佛來看妳,我說妳的病一定會好。佛來看妳,佛沒有把妳帶走。佛來看看妳,他又走了。她點點頭。我說妳現在念阿彌陀佛,應當比我們大家念佛更親切了。為什麼?你見過佛!我們只看到佛像,沒見過真佛。她說對!很肯定。這是第一次見佛。見到佛之後,她的精神越來越好。那天晚上(三月一號晚上),醫院醫生給她診斷,他說非常危急。醫生告訴她的兒子,可能只有兩小時,叫我們做準備。六點鐘醫生說的,但是八點鐘之後,她就醒過來了。醒過來之後,她要喝水,她要吃東西,精神越來越好。到十點半阿彌陀佛來了,我們以為佛來接引了。沒有想到見過佛之後,精神越來越好。我們在一塊聊天有說有笑,一直聊到兩點多鐘。我看她沒事了。

在這一段期間當中,我們談了許多將來要做的事情。我們應當

如何把佛法發揚光大,如何來培養後學。討論了很久,到兩點多鐘時間太晚了。我就勸她好好的休息,明天我再來看妳。我也回來休息。到了三號,我就把一號晚上所談的做了一個整理,寫出十二條。我每一條念給她聽,她都點頭完全同意。所以這個十二條就是「韓鍈館長的願望」,也等於說是她的遺囑。希望我們淨宗學會的同仁,都能以韓館長的願望,我們共同勉勵,依教奉行,報答她對我們三十年護持的恩德。這是三月三號的事情。

三月三號下午,我看她情形逐漸的好轉。醫院裡面的大夫看了 也搖頭,他說你們學佛實在是不可思議。怎麼看看不行,又回來、 又好了。但是我覺得情況還是有相當嚴重,不能不做妥善的準備。 這時候我就想起來,我們出家人穿的黃海青,黃色的海青,紅色的 袈裟,這是不如法的。雖然一般人喜歡這種打扮,但是我曉得鬼神 厭棄,不如法!我們跟館長一再強調,我們要如法修學,那只有從 我們自己本身來做起。我們從此以後,不再穿黃色的海青,不再搭 紅色的袈裟。我們的袈裟一定是咖啡色,染色衣。我就打電話到圖 書館告訴悟道,叫悟道立刻通知板橋的僧服店,給我們圖書館出家 的男眾,每一個人做一件咖啡色的二十五條衣。立刻通知她,希望 她能快一點給我們做好。

晚上僧服店的老板娘到圖書館來給我們量尺寸,我們就告訴她,希望她能夠快一點給我們。她給我們說她知道。我們很驚訝,你怎麼會知道?她說中午阿彌陀佛通知她,說圖書館有急事,你們要趕工給他做。我們聽了這句話非常驚訝,也非常安慰。驚訝的是從來沒有聽說過,阿彌陀佛親自替人安排事情,沒聽說過,古書上也沒有見到有這種記載。正好那天中午(三號中午),館長第二次見阿彌陀佛。幾乎僧服店的老板娘跟館長是同時見到阿彌陀佛,一個在醫院,一個在板橋。給我們帶來了很大的信心。

果然我們要求的服裝,她如期給我們送到。館長五號下午四點二十分鐘往生。僧服在這之前送給我們。我們一切都如法,心裡面歡慰無比。我們仔細去思惟,我想韓館長到這個世間來護持佛法,應該可以說是阿彌陀佛派來的,她不是個凡人。她來,有她的任務;她走,她的功德做圓滿了,阿彌陀佛接她走的。她在這個期間,兩次見阿彌陀佛,一次見到蓮池海會。她告訴我們蓮池很大,蓮花很美!走得那麼樣的安詳。走的時候,走之前跟我們講太舒服了,她不是苦著走的,不是痛苦走的,她是非常快樂走的。

我們當然難過。三十年的相處,熱心護持,使我們有道場、有小的僧團。在這個時代弘護正法,如《楞嚴經》上所說:「邪師說法如恆河沙」,外面的障緣比過去任何一個時代都多、都複雜、都嚴重!我們能夠在這夾縫當中生存,還能夠將佛法延續發揚光大,是多麼艱鉅的工作。真正發心護持,就是如來的使者,必定得諸佛護念,龍天善神的保佑。我們從館長最後這幾天當中,得到了證實,過去我們只是這個想法,依照經典的理論來推想,這是我們看到了事實。

還有中達師在各處弘揚佛法,努力的在行化,也得到護法神明顯的加持。使我們相信佛在經裡面所說的,字字句句都是真實的,不是虛妄的。弘法要依靠佛的教誨,如理如法認真的去做。護法,韓鍈居士是一個最好的榜樣,成功的護法者,沒有虧負如來的使命。我們希望有更多像韓鍈居士這樣的護持,我們希望有許多年輕的法師,發願弘法利生,佛法前途是一片光明,一定得到佛所講的殊勝的功德、利益、效果。幫助世人幸福,幫助每一個家庭美滿,幫助眾生事業順利成功,社會安定詳和,最後達到世界和平。每一個種族、每一個國家都能夠互助合作,共享繁榮興旺的成果。這是弘護必定得到的殊勝效果。我們利用這一點機會勸勉同修們,我們要

認識、要理解,要共同攜手努力,把這一樁事情做好。謝謝大家。